

和丽端一起，重游神话大陆
体会《特洛伊》般的梦幻爱情

若等得到你，三百年譬如弹指；若遇得到你，一支舞君亦魂消
若错过，若再见，若我永生不倦的爱恋

丽端◎著



shen shang

神殇

永离

YONGLI

新世界出版社



神殇

shen shang

丽端◎著 YONGLI

永离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殇·永离 / 丽端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06. 1

ISBN 7-80187-951-1

I. 神... II. 丽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4146号

神殇·永离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

作 者: 丽端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林蓉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x1230 1/32

字 数: 160千 印张: 8

版 次: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951-1/I·302

定 价: 1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作者点击

“丽端”这个名字，是我的祖母所取，意为“美丽的开端”。

小时候梦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，长大了才发现自己更适合臆想历史，特别是那已然湮没在浩繁卷帙中、碎裂为青铜碎片的神话时代。

二十多年来北上求学，南下谋生，所经之地北至佳木斯，南至海南岛，梦中踏足过南北极；做过注册会计师、自由职业者、银行职员；写过校园小说、历史小说、武侠和奇幻小说。现居深圳，在数字化的工作外编织神与人的耻辱与光荣。

神殇

SHENSHANG YONGLI

参商永离

璇姬笑了起来，衣袖一挥，无数长着曼妙枝叶的明黄色花朵便遍布了银白色的沙滩，随着璇姬吹奏的口弦翩翩起舞。

一时间，原本荒凉寂静的东海之滨恍如仙境一般。

每个人都沒有让对方看见自己流泪的内心。



神
殇

YONGLI 永离

2

YINZI 引子

天机难测 TIANJI NANCE

所有人都知道，天下的中心是冀州。这一点曾经有炎族的人怀疑过，但自从他们的首领蚩尤被黄帝麾下的应龙斩于涿鹿之后，就再没有人敢公开质疑。

同样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冀州的中心，是帝誉的宫殿，九百九十九个房间里，展示着凡人无法想像的瑰丽。而这些堂皇的宫殿的中心，则是供奉轩辕黄帝的神庙。据说，这九州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，都可以在这座神庙中得到启示。

帝誉的妃子姜嫄分娩那天，掌管神庙的国师巫彭坐在他的宝贝水镜前，开始了秘密而虔诚的祈祷仪式。而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，冀州的主人帝誉，则恭敬地站在一旁，绷着身子注视水盘里的变化。

“唔，有动静了……”随着青铜盘里水纹的涌动，五彩的光斑渐渐荡漾集聚，幻化出逐渐清晰的图案，巫彭的声音也渐渐欣喜起来，“是一只神鸟……恭喜陛下，小皇子生具神异，不同凡响……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帝誉舒了一口气，定睛观察着水盘中越来越清晰的鸟形，矜持的语声中也含了几分惊喜，“羽分五彩，甚是华丽，莫非是吉祥的鸾鸟？”

“赤文青质，白喙鹤形，不像鸾鸟啊……”老国师的鼻尖差一点就探入了水面，扶住水盘的手指蓦地颤动起来，带着窸窣的惊恐，“是毕方鸟！炎族火神的精灵！他……祝融，回来了！”

“胡说！谅那邪神也不敢投生到我家！”帝誉一把将老眼昏花的巫彭拉到一边，双手扶住了水盘躬身凝视。

“如果真是……真是祝融转世，还请陛下痛下决断，绝不能让他再次出现在世间……”巫彭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斟酌着自己的措辞。

要自己杀死即将诞生的孩子么？帝誉心里一寒，随即明白这是无法避免的选择。然而心中毕竟还存了一丝侥幸，他没有立时作答，仍旧紧紧地盯着水盘中那越来越近的五彩飞鸟，忽然一把将巫彭拽过来，“快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巫彭探头一看，不由也是一惊。只见那只毕方鸟渐渐从中间分割开来，形成两只独翼独眼的怪鸟，互相倚靠着向二人的眼前飞近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模糊，终于——消散在水盘逐渐平寂的波纹里。

帝誉姿势不变，仍旧扶着水盘，只是转头望向巫彭，正对上巫彭怔怔的目光。此时，两人都不再说话，惟有面面相觑地等待。

过了一会，终于有轻快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一个宫女的声音清亮地在神庙大殿门口响起：“恭喜陛下，王妃生了两个小皇子！”

“知道了。”帝誉平静地答应了一声，仍旧紧紧地盯着巫彭，“就算其中有一个是祝融转世，另一个却是寡人的孩子，总不能都赶尽杀绝吧。”



“让老臣先看看两位皇子，或许能辨认出来。”巫彭哆嗦着将一把蓍草攥进手心，双手拢入袖中。

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帝誉无奈率巫彭出了神庙，径直走到王妃姜嫄的寝宫，从奶娘手中接过了两个出生不久的婴儿。

一样的眉眼，一样的手足，若不是襁褓色泽不同，根本无法将两兄弟区分开来。一直等到老巫师完成了占卜的动作，帝誉有些烦恼地问了一句：“如何？”

巫彭摊开手心的蓍草，叹着气摇了摇头，说出了一个不祥的预言：“两个孩子中将来必定有一个会背叛我们黄族，与他的兄弟不共戴天。”

“有没有办法把那孩子分辨出来呢？”帝誉皱着眉打量着两个婴儿，发现他们竟然同时朝自己笑了起来，不由嘴角牵起了一丝慈爱的微笑。

“轩辕黄帝一定会有谕示的。”巫彭抬头望着天空，目光中流露出坚定的信奉，“黄帝陛下一定不会坐视靠战争赢得的土地重新被炎族人夺去。”

三天后，两个小皇子的诞生被依照惯例诏告天下，在帝誉的诏书中，哥哥取名为阼，弟弟取名实沈，普天同庆。

1 TIANZAO DISHE 天造地设

“大哥，实沈顽皮，我代他向你赔罪了。”

“哥，我就是想拆了他的龙车，以为可以到西戎去称王很了不起么？”

“实沈，别说了……”

“我偏说！除了早生几年，稷你哪一点比得上闾？我就不明白父皇为什么对你如此看重！”

“真不愧是孪生兄弟，情深意重啊。可惜——”帝誉长子稷优雅地站在破碎的龙车旁，口中吐出的轻嘲如同雪霰一般让人心头一层一层地凉下去，“听巫彭偷偷对父皇说，到达解州之日，便是你二人反目成仇之始。你们二人，是不共戴天之命。”

不，不会的！闾紧紧地抿住嘴唇，力图靠飞行甩开这个冰冷的预言，浑不顾迅疾的大风刮得脸上生疼。

“哥，你还真走那么快啊？”实沈紧赶着念了几遍驭风诀，方才追上了前面御风而行的黄衫少年，一把抓住他鼓荡飘飞的衣袖，“你当我们真是去巡视解州吗？”

“父皇难道不是这么说的？”闾收敛了心神，转头掩饰着淡淡地问。

“哥，你不要总是这么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好不好？我们离开冀州的时候稷那个家伙说了什么，难道你没听到？”实沈愤愤地挥开迎面飞来的云彩，“解州那里肯定有一个陷阱，等着我们去跳呢。”

即使知道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闾浮现出一个古怪的笑容，“那我们便跳吧！”

毫无征兆地，闾猛地拽住实沈从天空中往下跳去，竟然没有动用任何保护性的咒诀。两个人如同飞翔时突然中箭的鸟儿，毫无阻拦地向地面直坠下去。

“哥——”实沈吃了一惊，一时似乎忘了身在何地，只觉得耳旁风声呼呼，竟要将整个人都穿透了一般。而满目青翠的大地，也如同一口铁锅般直扣过来。正当他闭上眼睛准备



摔个七荤八素的时候，刀割一般的气流却蓦地止歇了，一阵清风出现在脚下，托着他们悠悠地降落在大地上。

“吓着你了吧。”阙有些抱歉地笑了笑，倒把实沈即将脱口而出的抱怨噎在了喉中，“刚才你明明可以甩开我独自飞走，却为什么要陪我摔下来？”

“这是你的老把戏了，玩不腻么？”实沈平缓着刚才的惊吓带来的喘息，笑道，“我知道哥不会害我的，独自跑了倒显得我小气。”

“既然如此——我们何必在意稷的话呢？”阙的声音，如同山涧流泉，清凉无波。

实沈愣了愣，随即老老实实地摸了摸脑袋，绽开羞涩的笑容，“我明白了。如果不是我临走时偷偷拆了他的龙车，他也不会这样说。”

阙看着一向顽皮跳脱的弟弟露出了难得的窘态，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，忽然抬头看了看天。

“看什么啊？”实沈也抬头望上去，碧蓝的天空中浮云散淡，并没有任何奇异之处。

“没什么。”阙重新捏起了驭风诀，向解州飞去。方才那一抹转瞬即逝的阴影，希望只是自己的错觉而已。

从帝都冀州到解州不过一千多里的路程，黄昏时分兄弟二人已降落在解州境内，早有当地官员设了香案仪仗恭候。

“咦，那是什么？”驶往行官的路上，实沈忽然一把掀开车帘，探出大半个身子，惊异地盯着天边。

阙听见动静，便开了车窗向东南望去。只见一片赤红的云气冲天而上，仿佛一匹不断展开的布帛，作势要把整个苍

穹席卷了一般，让人似乎能感受到那云气中传来的兵戈之声与杀伐之气。不过这红云虽然强劲，却终于在渐渐倾盖而下的夜幕中输了气势，无望地招摇着，只能染红东南一角的天空。

“二位殿下莫惊，这是当年叛贼蚩尤死后留下的怨气，被轩辕黄帝封印在冢内，再也无法作祟。”一个解州的长老见状赶紧解释道，“不过是些云气而已，但因解州曾是当年黄帝陛下擒杀蚩尤之处，无知小民便唤其作‘蚩尤旗’，把解州境内的红土也称为‘蚩尤血’。”

“原来涿鹿古战场就在你们这里啊。”实沈忽然高兴起来，“明日我和哥定要去看看。”

“殿下……”那长老此时已后悔多嘴，赶紧亡羊补牢，“那里冤魂四散，虽有封印镇压，也甚是危险，平日都没有人去。殿下还是……”

“哈哈，难道你看不出我们兄弟乃是神人么？就算有什么妖邪，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是不是，哥？”

阙方才一直定定地望着那倔强吞吐的赤红云气，此刻才回过头来看看弟弟兴奋的表情，心里隐隐知道有些不妥，口中却不由自主地应道：“不错。”

“看，哥都答应了，就这样定了吧……”实沈仍旧兴致勃勃地询问着解州的风土人情，阙却没有心思去听了。一丝后悔慢慢地从心底发芽牵藤，却又被渐起的好奇之火烧成灰烬，四散着阻塞了思路。他干脆关上车窗往后一靠，慵懒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哥、哥……”伴随着清脆的敲门声，实沈的声音清晰地



传来。

“就来。”阙无奈地起身披衣，点亮了灯，开门让实沈进来，“怎么，睡不着？”

“哥不也一样吗？一看这样子，我就知道。”实沈笑嘻嘻地坐在桌前，将灯芯拨得更亮一些，正映上了阙明亮的双眸，“想着明早去凭吊古战场，亲身感受当年炎黄二族大战的场面，就激动得睡不着了。”

“都过去三百年了，应该没什么可看的。”不知为什么，阙说了句泼冷水的话。

“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咱们俩也很难得跑出冀州那个大笼子呢。”实沈知道自己这个兄长性子一贯冷淡，也就自顾自地说下去，“稷行了冠礼后就要求去西戎做周王，等过两年我们行了冠礼，应该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吧。哥你不能也学稷跑得远远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的心愿已经想好了？”阙微笑着问。

“是啊，早在十年前就想好了。”实沈的脸上忽然焕发了光彩，唇边漾起明朗的笑纹，“我会让父皇把他的天马金车送给我，然后我就可以驾着它跑遍天上地下……身边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你心爱的美人。”阙调侃了一句，“十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这有什么不对的？我又不想当什么王。”实沈有些委屈地叫道。

“我也不想。”阙轻轻地摇了摇头，“而且父皇也不会专门为了我们裂土封王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愿望呢？”实沈好奇地问。虽然是从小情逾手足的兄弟，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这个孪生哥哥究竟想要什么。

“我？”阙想了想，终于摇摇头，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生而为神，万事顺遂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想要什么。或许自己的前生便是一棵树、一块石头，无欲无求；又或许，是经历过太多的爱恨离合，早已对一切平静到了麻木。

“以后肯定会知道的。”实沈仍旧在聒噪，然而那语声听在耳中却无比真诚，“不管你有什么心愿，我一定会帮你完成。谁让你是我从小最喜欢的阙哥哥呢。”

2 TIANYAZHICHI 天崖咫尺

三百年来，璇姬眼中的涿鹿平原总是呈现着相同的场景。

当年惊天动地的恶战已随着炎族彻底的失败而逐渐化为了传说，曾经如同地狱一般的战场也逐渐被岁月尘封。神人的魂魄和凡人的尸骸，都被风沙深深地埋入地下，再无踪迹。剩下的，只有这座因为她的存在而被命名为璇隐山的沙丘，滚动着永无止歇的红沙，如同流水一般侵蚀进古战场的每一寸土地。

“你一定要留下来吗？”当炎族的残部被流放到东海的蛮荒之地时，临行的炎帝对固执的女儿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。

“是的，他的魂魄在这里。”璇姬捋了捋长发，留给父亲一个最灿烂的微笑。

“可是——”昔日威严的天神此刻只是一个慈爱的父亲，“这里封印了太多的魂魄，神人不会到来，凡人无法涉足，你能忍住这漫长的寂寞？”

“我不寂寞，我知道他有一天会回来。”璇姬笑着看看天，

再看看地，“这太阳的光线，就是他的箭；这满地的红沙，就是我为他铺开的鲜红的披风。”

“我用所有的灵力来祝福你。”炎帝紧紧拥抱了一下女儿，率领着族人离去了。天空中，翠羽红翼的毕方鸟盘旋了一阵，终于独自向东方飞去。

从此，璇姬每天都一个人坐在沙丘的顶端，看着一粒粒赤红的沙砾慢慢滚落到远处的平原之上，一晃，便是三百年。祝融却一直没有出现。

岁月的风沙渐渐侵蚀着璇姬的信心和希望，直到那一天她看见两个淡黄衣衫的少年，捏着驭风诀闯进了这片连阳光都变得昏暗的大地。

那个时候，璇姬清楚地感觉到——他，回来了。

“原来就是一片红土，什么也没有。”实沈有些失望地收回四顾的目光，用脚尖一点一点地踢着脚下的沙土，“难不成，这些沙子都是被当年的血染红的？”

“这里面浸透的，是炎族不甘失败的怨恨吧。”阙抓起一把红沙，仿佛感觉得到每一粒沙子都是一粒小小的火星，烧灼着他的手心。

“炎族早被赶到东方的大海边去了，想必现在也没有能力再发起战争。”实沈又是一脚，把脚下的沙土踹得远远的，“说实话，虽然我急切地想来这里看看，但对于战争我还真是厌恶得很，好在我只是父皇的小儿子，轮不到我去为这种事操心……哥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阙没有回答，只是更紧地握住了手心的红沙，任它们从指缝中更快地泄漏出去。他的目光，正定定地盯着远处红色

的沙丘，一个红色的人影正从那里向着他们的方向走来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实沈顺着阙的目光望过去，忽然问。

“不知道，或许——是逃脱了封印的魂灵。”阙低声地回答。

两个人都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等待那个红色人影的临近。不知为什么，阙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已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等待，此刻只能坐待最终选择的降临。

“哥，她好美。”一旁的实沈忽然轻轻赞叹。

阙此刻也已经看清，那人影乃是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。她漆黑的长发无风自动，飘扬在玉雕一般的颈项之后，面部的表情似喜似愁。更为奇妙的是，那女子每走一步，就会有明黄色的花朵开放在她脚边的红沙上，为这荒凉萧瑟的古战场增添了几许生气。

“祝融？”悠扬柔和的声音轻轻传来，如同一根羽毛拂进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那是久别重逢之时不确定的试探，虽疏离却深情。有那么一瞬间，阙下意识地就想开口应答，却终于清醒地抿住了嘴唇。

“我等乃冀州高辛氏之后，这是我哥哥阙，我叫实沈。”还是实沈反应快，早已抢上一步深施一礼，“敢问姑娘是……”

“高辛氏，就是冀州皇族吧。”璇姬缓缓打量着面前两个穿着一模一样淡黄衫子、腰佩同样暗紫色木珠的少年，心中有一丝彷徨。

“我们是孪生兄弟，姑娘仔细认认，可要分清楚了。”实沈笑道。

璇姬没有接话，只是细细地看去。二人确实有极其相似的眉目，不过仔细观察就会看出，阙的轮廓比起实沈要更瘦



硬一些，神情也似乎更为内敛。

“看出来了吗？哥哥的眼睛比我小。”实沈笑嘻嘻地提醒道，随即瞪圆了本来已笑弯的眼睛。

璇姬不禁一笑，敛衽为礼，“小女子名唤璇姬，乃炎帝次女。”

“原来你就是璇姬啊。”实沈兴高采烈地转头看了一眼阙，“哥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母亲说的故事么？”

“记得。”阙此刻才向璇姬走上一步，拱手道，“听说璇姬姑娘一直在此地苦候火神祝融，是真的么？”

“是真的，而且我已经等到了——便是你二人中的一个。”璇姬也不回避，直接说道。

“不会吧，我们堂堂高辛氏子孙，黄帝苗裔，怎么会是你炎族的火神？”实沈吃了一惊，几乎跳起来。

“你们不信？”璇姬眼中的光华一黯，裙角边明黄色的璇草渐渐枯萎下去。

“我信。”阙忽然开口。

“哥，不可能的……”实沈有些着急，他虽然看似玩世不恭，却深知此事的利害。

“我信。”阙又重复了一句，按捺住心中的焦急，平静地问，“可究竟是我俩中的哪一个呢？”

璇姬笑了笑，却没有说破，转身走开，“你们跟我来。”

沿着似乎不见边际的红沙往前走，绕到璇隐山背后，三个人的眼中展现出一道蜿蜒的流水。水极清澈，然而在河床红沙的映衬下，河水便仿佛流动不息的血脉一般。

“这是涿水，当年炎族的军队最多就行的到了这个位置。蚩

允死在这里，祝融……也是死在这里。”璇姬站在水边，眼光却望向远处，连声音也是悠远的，“其实，我想你们现在已经知道，自己是不是祝融了。”

阙闭上了眼睛，宁定心神，却没有寻找到一点关于祝融、璇姬、甚至涿水的记忆，失望地睁开眼，他对上了实沈同样茫然懵懂的眼神。

“或许，你是刻意封存了那些记忆吧。”璇姬对着水中的倒影喃喃地道，心中蓦地记起，在决战的前一晚，祝融流露的疲惫和对手中弓箭的厌憎之情。

“璇姬姑娘……”被冷落在一旁的实沈忍不住道，“或许是你弄错了吧，其实我们跟你的祝融没有一点关系。”

“没有错。”璇姬坚定地苦笑道，“早在十八年前，涿水因为祝融魂魄的投生而重新流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今天会来了。何况——我已经知道他是谁。”

“是谁？”实沈再也忍不住，追问道，“既然知道，又何必捉弄我们？”

璇姬弯腰摘下一把身边盛放的璇草，将它们如种子一般撒播到更远处的沙地上去，仿佛洞察了什么一般微笑道：“现在不能说，因为有人比你们更热衷知道答案。对于我，只要知道他回来了，就已足够。”

冀州的神庙内，巫彭看着水盘中璇姬慧黠的笑容，不由丧气地望向了一旁的帝誉，“如果她一直不说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那是你要想的办法。”帝誉忽然毫无征兆地转身走开，掩去眼中泄露的哀伤和疲惫，“我只知道轩辕黄帝的神谕，为